紹聞編

紹聞編之二

中庸　　　　王樵著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朱子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面道理未動時恰好處纔發時不偏于喜則偏于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字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

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

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説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

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耳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旣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朱子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葢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則不得久矣譬如飲食如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則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

定理自在其中矣

天命章

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朱子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程子曰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朱子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

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而言也○問率性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率字亦只訓循到呂與叔說循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却便以爲非是至其自言則曰循牛之性則不爲馬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爲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爾○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或以率性爲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是道因人做方始有也○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

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呂氏曰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雖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隷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

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其能致是乎○按呂氏此一段朱子稱其精密○問楊雄言學者所以修性伊川謂其不識性中庸却言修道如何朱子曰性不容修道亦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爲之品節以敎人耳○問修道謂敎是專就人事上言否曰就物上亦有品節○有以辨其親踈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敎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敎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敎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敎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

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修道之謂教一句如今人要合後面自明誠謂之教卻說作自修葢天命謂性之性與自誠明之性修道謂教之教與自明誠之教各自不同誠明之性堯舜性之之性明誠之教由教而入者也○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有以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

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莫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敎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敎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按或問此一段極有關繫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正在

此○修道之謂教朱子以爲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禮如儀禮所載政如周官所陳可見聖人修道之實古樂不傳禮亦殘鈌然因其遺意之尚存者猶可以推見其略古人於禮樂無斯須去身聖人動容周旋中禮顏子克己復禮皆此理也古人刑政皆正德利用厚生之事周六官之職正其大法而後莫能行或言禮樂刑政道之迹爾未足以言聖人之修道是豈知古人之禮樂刑政哉

性圖

仁之生意油然不可遏禮之節

文粲然不可亂健之爲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繆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朱子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

陽	木	神曰仁	健
	火	神曰禮	
	土	神曰信	
陰	金	神曰義	順
	水	神曰智	

愚按木神曰仁以下五語乃鄭康成注中語○朱子嘗言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自來則須說先有是理故大學或問云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然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此段宜與中庸章句參看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間有以亦字爲疑此不必疑蓋朱子欲人知得此性即是那陰陽五行之理

有生之初隨形賦受如天分付一般故謂理亦賦焉如氣聚而爲人則理在於人矣氣聚而爲物則理在於物矣雖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孰非陰陽五行之理哉如此可以不疑於朱子之說矣○人之魂魄卽陰陽也五臟卽五行也生克之道逆順之理百姓蓋日用而不知也五臟百骸合而爲身而王之者魂魄無非天者健順五常之德卽此而在故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此所謂形色天性也與釋氏以此身爲四大假合而謂之幻者異矣此所謂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彝也又與所謂塵旣不緣根無所着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者異矣○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

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按不可離須如或問之

說方爲的確今人都說做離道不得然則不關人事
矣○章句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
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都是解不可須臾離○
無物不有猶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
無時不然猶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朱子曰所不聞所
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
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
常在○按此問最好朱子之答亦最關肯綮○問不
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朱子曰只不要昏了他便

是戒懼○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愚按不睹不聞只是言事物未交念慮未起之時爾無他奇妙之説近時講學者多指爲寂然不動之本體謂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又謂不睹不聞者原不隨睹聞而出夫佛家謂色塵聲塵有起滅而見性聞性無去來此所謂不隨睹聞而出者也豈中庸之旨哉○朱子曰戒謹恐懼是普說

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道

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問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此上兩句是程子意下兩句是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

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楊震四
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有動于中已固先自
知亦不能揜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如做得
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處分明做得不
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處分明○呂氏
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于二氣
故人有是心雖自爲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
于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
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張子曰人
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

不憸○問伊川以鬼神依憑語言爲莫見莫顯如何
朱子曰隱微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
來豈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葢鬼神只是氣心中實
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發見昭著如此○愚按論軀
殼則有彼此有隱顯論知只是一箇知此心之靈即
人心之靈人心之靈即天地鬼神之靈形骸曰人通
天地一氣爾一念之發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際
即通于天地之氣矣○故人心纔動鬼神得而知之
昔人鼓琴而見螳螂捕蟬殺心見于琴聲則人得而
知之○隱指心曲故云暗處也微指念頭所在故云

細尋也其實未有一事陸子壽因看朱子此解而善
其說曰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
策不使萌于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微
處當檢點也朱子曰然○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
朱子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過人欲
於將萌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
密處○問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爲
謹獨之意子乃分之爲兩事何也曰既言道不可離
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
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既言道不可離卽是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其於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

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重復矣不可分中却要見得不可不分處○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所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

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程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朱子曰出則不是蓋謂發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

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物交之引然後差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
都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
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
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
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
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
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
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
中節矣○問喜怒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

質昏濁爲私欲所勝客來爲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戾底○藍田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爾○又曰纔思卽是已發○又曰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朱子曰程子纔思卽是已發一句能

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是巳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盡頭不可以有加矣○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朱子曰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巳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

之偏爾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呂子約以未有見聞爲未發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覺知而無喜怒哀樂時節○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這事合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爲合當喜怒天下以爲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致中和須兼表裏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

守之不失致和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問致中和想也別無用工夫處只是上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與謹其獨便是致中和工夫否曰致中和只是無些子偏倚無些子乖戾○按章句至靜之中無少偏倚須作一句與應物之處無少差繆是一例蓋謂約此心于無物之前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方爲有以致其中精此心于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方爲有以致其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朱子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

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首章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二十章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之也○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

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愚按朱子此語宜深玩○吾之心卽天地之心故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卽天地之氣故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天地間只是一氣心其主宰處也元無間隔本無時不相通故西銘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語最精乃章句之所本先言體後言性者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也○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

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寛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〇問中和果二物乎朱子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他凡言體用者俱要記得朱子此語〇問言陰陽動靜何也或問中語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定所此未有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

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按中和分屬位育人多疑之細玩朱子此三條無可疑者然則位育亦可以分動靜乎曰陰陽有定位者有流行者自其定位而言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夫安得不謂之靜自其流行而言二氣交感而萬物生夫安得不謂之動○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天地位是主宰處萬物育是流行處○司馬公曰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但有其節焉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

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范景仁曰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人不中不和則病天愚謂此之謂一體○整菴羅先生與王陽明書曰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内第四書自以爲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葢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

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所謂心妙性情之德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葢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必慎其獨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戒懼致中巳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慎獨致和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未動而有能動者在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糾紛

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止之各於其所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其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

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邪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朱子言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作中庸只是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吾

儒謂之未發佛老謂之本無執此以觀不同可見○吾之所謂道乃老氏所謂無也吾之所謂性乃佛氏所謂空也故老氏不曰爲道而曰無爲佛氏不曰率性而曰見性蓋曰率則可見其中皆是實理而非空矣○朱子時有李宗思者嘗學佛朱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邪爲萬理畢具邪李則謂因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朱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直窮實理亦何藉于前日之誤見而爲此二三邪李遂屈服舍其學而學焉

時中章

天命所當然見不可違越精微之極致見不容少差章句下此二句非賛歎中庸也乃起君子爲能體之而小人反是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問時中曰自古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于無忌憚者亦有之○有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爲賢智之過小人畢

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爾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也○當看而字旣是君子又要時中旣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程子嘗言無所忌憚則與戒愼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程子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戸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戸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

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而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謝氏曰小人自以爲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爲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楊氏曰中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

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為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為簒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為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為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按時中之說輯略載之甚詳而今人罕復過目故具録于此呂游小人中庸之說雖朱子以為非本意然有補世教不可廢也○自堯舜以來皆曰執中至夫子而始明執中之為時中夫子之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

時下襲水土者時中盡之矣至孟子而又盡發其旨○易卦爻有中有正中重于正中則必正正未必中諸爻言處此時地則合如此皆時中之道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按易之言中惟在二五蓋必所居之位得中而後所行之道得中所居之位體也所行之道用也有體斯有用矣○有志于時中之學者當自敬義夾持始程子言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最盡又言何物為權義是也然精義又在致知故下章言擇中庸而守之又以智為先

民鮮章

論語無能字葢闕文也當以中庸之文爲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虛齋曰旣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何故民乃鮮能之曰下章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葢以智愚賢不肖者生稟之異而失其中又無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使歸于中也○中庸其至矣乎葢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故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德爲至昔臯陶論知人有九德之目成周教三物以六德爲先

皆取其德性用事圓成不偏而洪範論造就人材尤言人之有猷有爲有守者皇則當念之受之使善其行而進於惟皇之極是以虞周盛時咸事而在官者皆有常之吉士用勸相國家者稱惟克用常人吉士常人則所謂中庸者也自世教衰民不興行鮮能此德蓋已久矣時運既降生得人衆便多偏非無材智之士每任其氣質做去不能蹈乎大中又有一種謹厚之士雖無過失而終不能自振拔而有爲故夫子晩年不得已而思狂狷其於在門之士師商由求皆一時高第親炙聖人而不免或過或不及以子貢之

達尚有師愈之疑蓋不知過之猶不及也至于由之兼人而不能擇義求之退而至爲季氏聚斂夫子雖嘗激勵裁正之而終不能有所進也寧無來夫子之慨乎○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謂之疾則已有偏猶不如古況中庸乎○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可企而及也以鮮能自棄者凡民也

智愚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朱子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爲不足行此道

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知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知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又曰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南軒曰智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拘于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爲高絕之行而過乎中庸不肖者又安于凡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知行所以相須而成也朱子曰某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

謂以爲不足行以爲不足知不求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覺瑣碎不如來教之高明簡暢也○按此章乃前後諸章之關鍵道之在人賢智者則失之過愚不肖者則失之不及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然非不能也不察爾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這箇中人生日用離他不得但人自不察而失之爾察字最要緊不察則不見實理而妄行矣○賢智而不過則君子而時中矣舜與顏淵是也此前後章相關之意○舜之智在于擇之

審而行之至顏淵之仁在于能擇能守正所謂能察者也○過不及字是此書頭面到此方點出蓋中庸只是無過不及之名自堯舜以來言中者只是如此至子思始言未發之中而朱子本之始加不偏不倚四字于無過不及之上其實古聖賢之言往往因用以見體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中庸自首章以中和對言之外後凡言時中言擇乎中庸言用其中皆以無過不及者言之○智者過之如佛老高明而不道中庸以其所悟為了而以此道為不足行故以屬道之不行賢者過之如伯夷

柳下惠其清和之極可名爲聖而于始條理之事有所未盡所以未盡者蓋其行之過而以此爲不足知也故以屬道之不明○以爲不足知以爲不足行此不能虛心觀理也不求所以知不知所以行此日用而不知也皆不察故也故不惟不及者安于愚不肖而不耻而過者亦失其賢智之實而不自知也是果誰之咎與而斯道又將誰望邪此夫子慨嘆之意也○朱子因論師也過商也不及曰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質之偏而失性情之正

愚謂中庸一篇只是要人察氣質之偏盡性情之正

舜智章

章句云舜之所以爲大智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不自用商書語取諸人孟子語商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夫人之善豈能有加於舜而舜好問且好察邇言其勤于聽納而無遺善如此且隱惡而揚善其廣大光明而啟人之樂告又如此于善之中執其兩端則有以盡衆說之異同而不蔽于偏見于是用其中于民所謂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也其擇之審而行之至又如此此舜之所以爲大智

也蓋其聰明雖過絕于人而未嘗以人之所知者爲
不足知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朱子曰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
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
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呂氏曰廣問
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問兩端謂衆
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十分薄者
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爲中矣朱子曰
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
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

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爲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葢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葢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

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千金百金皆然若去其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

期月章

吾擭陷阱譬禍機所伏○藍田呂氏曰中庸者天下所共由猶飢食渴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不能久也○按呂氏此語本解民鮮能久之義蓋前此諸家以久爲

久行其道朱子不從而謂呂氏厭常喜新質薄氣弱之二言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徙諸朞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知禍而不知辟與能擇而不能守精粗雖殊其爲不智則一警人深矣○擇之審而行之至舜之所以爲大智人能擇中而守之勿失則其智亦大矣

回仁章

朱子曰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爾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

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問二十章以力行言仁此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雙峰饒氏曰守也屬行以擇爲智則當以守爲仁以知爲智則當以行爲仁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住只是被私欲牽引爾○按擇乎中庸句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一氣讀纔得語意呂氏所謂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正是形容其日新不失

之意朱子稱其確實

可均章

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智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有一毫私意便不能大公而順應中庸之難者以克己之難爾

問強章

朱子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反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或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

不倚爲强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强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僵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强也○蔡虚齋曰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按此中只是對四旁之名中立猶未是强必至於不倚乃爲强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衆而出者如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歷至三千人皆以紂爲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爲不

可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而死是真能不倚者也故韓文公作伯夷頌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若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爾若伯夷者特立獨行亘古今窮天地而不顧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謂其非聖人而自是亘萬世而不顧此言疑於抑揚太過而亦未足以語時中之聖者然力行不惑之操真有中立不倚之風斯言足以發之

矣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無依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衆而處者也孔子當衰周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誂之楚狂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非之雖親炙如子路亦疑之數矣而夫子以其不磷不緇之操直欲排天地氣數而反之終不爲衆所讙而少輟其無君皇皇之心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按此虛齋說書極精采處○北方之強亦未便是不好衽金革如云枕戈相似死而不厭不以死爲懲而衰止也朱子解無衣之詩曰秦人之俗大抵尚

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者如此又曰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習非山東諸國所及也按此正所謂北方之強也○章句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章章照應上章云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見得通前只是一片話

索隱章

索隱二字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進道在勇然勇有所當用用之於克己勝私以全乎義理之正如上章夫子之所以告子路者可也不然則有不當強而強如所謂索隱行怪者矣何謂隱何謂怪出乎日用之謂隱詭乎經常之謂怪姑以釋氏明之以情識爲幻相以寂滅爲實際胡致堂嘗言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此正所謂索隱也朱子嘗謂釋氏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

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此正所謂行怪也或謂佛老之理比孔子爲徑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冐險阻犯荆棘而已矣吁世教之衰索隱行怪適中乎人情厭常喜新之病故足以欺世而盗名而豈知從之者之自陷於險阻荆棘而弗自知也聖人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故曰吾弗爲之矣○以釋老之精心苦鍊而用之于正道何所不得故曰不當强而强也○異端之誘人也因其高明賢

智者之過多倒從那一邊去可惜了其不然者則雖日從事於此道而往往質薄氣弱志昏力惰或進或退若存若亡如所謂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彼之所以當強而不強欲已而遂已者豈不知斯道之可慕哉知心不真誠心不至故爾朱子曰只爲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任不得爾○按知雖足以及之而行不遠者正坐理不足以勝私志不足以帥氣故爲當強而不強而朱子又謂由其知處不親切者究竟亦知之未至也○

遵道遵字淺依乎中庸依字深依乎中庸與擇乎中庸可以對看擇必守而後能不失依者不待擇而守而自然與之爲一也○上文索隱行怪吾弗爲之矣正是擇乎中庸之事半途而廢吾弗能已正是守而勿失之事故又言所貴乎君子者要好須是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斯爲中庸之成德是唯聖者能之聖則吾不能然豈敢忘自勉哉○索隱者即前智者之過或問所謂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也若行怪則似不止賢者之過賢者之過如伯夷可也如陳仲子則行怪矣乃或問所謂

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也人之爲此者固欲以求知于世也而世情厭常而喜新故不獨當世稱之而後世亦有述之者矣若我則寧人之無我知而决不爲此夫道自有當遵者在也然君子遵道而行乃或有半途而廢者彼不可已而已吾則弗能已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要見得他所以不悔處論語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聖人依乎中庸則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縱令終身被埋沒更無出頭處亦無可悔在他人到此罕能不悔悔則廢矣在聖人則殀壽不貳事

天以終身殀壽且不貳其他可知矣事天以終身則只有這裏着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亦如事親也歿身而已何悔之有

費隱章

中庸之書只要人在眼前認道理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而隱言道體之散殊無乎不在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在人默識之爾不是以隱來替費乃是欲人於費處識得隱也人於費處識得隱則知其不可須臾離矣○此章是發明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之理體用一原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可見之謂之象而理中有象是一原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之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體用不是對說用不離體體不離用用有萬殊一事一物各有一理故曰費而體即在有非見聞所及故曰隱爾○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朱子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閒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又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按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為隱也天

命之性率性之道無非實理天地之間對待者摩流行者盪無非此理之用故曰費爾老子謂虛能生有故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若以此言費隱則妄矣○蔡虛齋曰自古聖賢論道者多矣未有如此都不用費辭只下面箇愚不肖者之有所能知能行上面摘箇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大處說箇天下莫能載小處說箇天下莫能破中間是該括了多少義理省了多少說話○按使愚不肖不足以與知與能是道有遺使聖人可以盡知盡能是道有盡今言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是道無遺聖人亦有所不知

不能是道無盡○朱子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據今儒解當初何不道行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爲說夫婦是必有意○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

位如何不是不能○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
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莫能
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
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
了○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而言之今以一
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爲二者所謂莫能破是至小無
去處了曰然○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
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
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
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

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又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

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于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

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竦動人處○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是解上面○答廖子晦書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

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新安陳氏曰鳶飛
魚躍天機自動鳶飛於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
此理之著於下詩人此二句興體也本以興君子之
作成人材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理無形
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捨鳶魚而言
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非是
也與子在川上之意同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
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朱子曰子思之引此詩
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
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

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于此也
○又曰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
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
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
不至矣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于此而莫
能破也○答林擇之曰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
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
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者人倫之至親至密者
夫人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
苟于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

且不能行也○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愼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曰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意思○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論其極則察

乎天地之高深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微敬者能守而不失亦此意也○問昬禮萬世之始至男女有别然後父子親朱子曰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宫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别而父子不親之一證○愚按朱子此語宜玩味足以見造端乎夫婦之意○人倫有五而獨言夫婦者葢君臣朋友客矣而以視家人則猶外也父子兄弟親矣而以視同室則猶有内也惟夫婦之間以其近則無内以其隱則無間道之行否尤不容僞而所謂不可離者固於是而造端焉

易言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錯禮言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皆造端之義也○雖愚不肖之夫婦亦能知行此道此正與鳶魚之各率其性而能飛躍者同一天機可見此道無微不入其小無内矣然推其類而舉其全則爲道無不在而其大無外矣實是總申上意若察乎天地則對夫婦言之故爲直指大者

此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要

知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于聖人天地之廣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道之用至於如此之廣者初非有外于我固皆性之德而具於心者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豈可須臾離哉此章正是發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理或疑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與天地之有憾此豈切於日用當然之實而可以見不可離之意哉吾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以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為非吾性分內事哉曰然則聖人奚而有所不知不能也曰可盡者心之理不可盡者心之事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豈

曰道無不在將使人求夫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學之哉曰謂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爲人猶有憾於天地可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何預於人而有憾邪謂孔子問禮問官堯舜病博施爲聖人所不知不能可也位在於天用舍在於人得不得於孔子何預而謂所不能邪吾曰此正朱子之深意也舉一隅欲人以三隅反也蓋此章論道非論聖人論天地也以道體之全而視聖人天地則猶有做不盡處故天之所能者地不能兼地之所能者天不能兼堯舜之所得者

孔子未能兼而孔子之繼往聖開來學功在萬世
亦堯舜之所未有也道無窮盡聖人亦有做不辦
之事而天地亦無全能此所以極言其費也然所
謂費者又曷嘗有出於性分之外哉且如天職覆
地職載不能相兼而聖人博厚足以載物高明足
以覆物吾身有天地矣天地之有憾者聖人財成
輔相之矣豈惟聖人人力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
五穀百物雨暘寒暑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
稼穡樹藝工作利用愚夫愚婦有與能焉孰非性
分中事哉知此者可以知費隱矣可以知道不可

離矣○夫婦之與知與能與聖人之不知不能者實非二體○近則造端乎夫婦遠則察乎天地言非二物○君子之道察乎天地而其造端乃在乎夫婦之際故知遠之近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此章夫婦字南軒謂凡匹夫匹婦之所共知朝作夕息之類在庶民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慎恐懼之所存乃所以爲造端也居室人道之當固亦在內若專指此却似未盡也○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而其下十章皆引夫子之言以釋首章之義第十二章子思申明首章道不

可離之意而其下八章又雜引孔子之言朱子謂枝枝相對葉葉相當又謂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然南軒則謂其間聯貫者自不妨聯貫其不可強貫者不須如此反若爲章句所牽也

忠恕章

雙峰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卽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

歟○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爲道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藍田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爲道也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此下朱子改文所謂

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葢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卽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已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已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

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盡爲此也庸者常道也（以下仍呂氏說）事父孝事君忠事兄悌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此句未妥廣平游氏曰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朱子以游氏得文意）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

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孝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去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

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别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爾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爾◯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邪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

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而徃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説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按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謝上蔡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故經文兩句實總言忠恕也○程子曰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朱子曰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拕轉頭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求乎人反求諸已便是道理流行○君子之道四一節朱子曰夫子之

意葢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閒葢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之頗看得透侯氏說夫

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爲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着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肯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眞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爲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聖人不敢自以爲能處（此萬正淳問語）○按萬正淳可謂善看書矣其言合於朱子或問之意朱子荅辭有萬分一分之說已錄于前章葢朱子之意似猶不欲

以此意看前章而以之看此章則朱子之所深取也
觀章下注云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
人所不能正正淳之意也○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
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自滿處以我責子
之心而反推巳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以責臣之
心而反之於所以事君則其則又在此矣此正所謂其則不遠
也
又曰所求乎子須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道不然
便是道理有所欠缺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
格庵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卽我所當自盡之則
○按此正前節朱子所謂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

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謂自有底道理正如人有不能事父者豈果不能事父哉盍反之汝之所以望於子欲其克家欲其養志凡百種種皆是孝底道理卽是汝事父底樣子也只消以此去事父便是箇孝子矣可見大舜曾閔之所行者都是人心中所自有底故孟子曰在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楊雄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如孝爲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則如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是有多少事皆是孝裏面道理曾子閔子之所行皆

是此理無小無大皆所當盡若忽其為庸德而不之行則有虧于職分而不自知者矣庸言亦不必是責人之言凡言皆是也擇其可者無言其所不行凡未能行而徒言之不可也不可行而輕言之亦不可也擇其可須兼此二意蓋不可行而輕言之則言必不可踐知謹者可行而後可言是亦所謂擇其可也〇易文言中亦有此二句依乎中庸者無他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已彼以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為卑近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者必不能行乎庸德謹乎庸言此正對賢知之過者說君子常是得職

分內有箇未能處則庸言自不容于不謹矣凡庸言
之不謹者皆自以爲可能者也不安于不能者也何
則惟自以爲可能則未行而喜預言之惟不安于不
能則非有而喜夸言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上文說庸德之行則行之力之意已在說庸
言之謹則不敢盡所有餘之意已在所以又說此二
句者蓋行然後知所不足有所不足而不勉則德有
止而不進此須以實事體貼如舜事父母自知不足
故業業日致其孝所謂不敢不勉也言易有餘然必
知所謹然後知所有餘知有餘正對那不足說以不

足謂有餘則有餘皆虛説其不爲自誑以誑人者幾希矣此所以不敢盡而爲謹益至也章句行益力謹益至之意要如此認

此章以道不遠人爲綱領故章句節節提掇首曰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次曰以巳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巳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終曰道不遠人凡巳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柯者人也則者道也其所謂不遠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人之道則各在當人之身所求乎子即己之所以事父之則也所求乎臣即己之所以事君之則也所求乎弟即己之所以事兄之則也所求乎朋友即己之所以先施之之則也彼責人無已而自治不勇者是謂以聖人望人而以衆人自待其身謂之能愛己未也烏能愛人善學者亦惟反此心而已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愛己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己故所求乎臣以之而事君所

求乎子以之而事父所求乎弟以之而事兄所求乎朋友以之而先施焉以愛已之心愛人故治人之違失皆以人之所自有未改也多方以訓誨而不忍即棄既改也樂與之俱新而更無過求此皆忠恕之事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葢道不遠人故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所不願人之施於我者即道之所不當然也交互反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矣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矣皆不待遠人以爲之而道在是矣○施諸已而不願使但知責人則不能勿施於人矣○范忠宣之

語元云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朱子以恕字有病故改爲愛字張子韶謂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朱子謂若如此則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而後能以愛己之心愛人○以愛己之心愛人故其治人教人必忠可見忠恕猶形影也

素位章

上章道不遠人就各當人之身上説此章素位而行就各當人所居之位上説易三百八十四爻便都是發明箇位不同而人所以處之之理○素其位者對

其弟則位兄也對其兄則位弟也對其父則位子也對其子則位父也對其君則位臣也對其臣則位君也以至左右前後無不皆然程子言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各無不足之理謂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有多少不盡分處謂人自欠缺了他底天下父子君臣之屬所謂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所處之道亦異君子但因見在所居而行吾所當行無不各盡其分如爲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

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若計較上面道如何下面道如何便是願乎外矣故中庸下面只說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于人此是正意又于不求于人上推出無怨又于無怨上見出不怨天不尤人此並是推說非章首不願之義便說到此也論語集注論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謂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以彼證此益明○章句素猶見在也陳定宇謂如今人言素來之意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

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覩或問善游氏之説可見若以爲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有一等人雖素位而行或不能不少願乎外又有一等人雖不願乎外却不去素位而行故下文分析言之以交足其義其實自得内含有不願乎外之意正已内含有素位而行之意雖分而不害其爲合也在人善看爾○王樗菴曰大凡不盡本分底人多外想君子只就自家道理着實做去何暇外邊尋思○天下只是一箇道理隨寓而在到處是一箇中庸且如做到堯舜

功業也只做得他富貴裏面道理舜之在歷山孔子
之在春秋也只做得他貧賤裏面道理若不做到堯
舜孔子地位終於道理有虧不能自得故此節泛看
甚易細看甚難因其所居之位易盡其所居之道難
此可以見中庸矣○人人解說素位而行究其實於
位中事能盡得者有幾人如素富貴富貴中亦有幾
等姑以爲天子者言必如堯舜乃盡得○論素位而
行直至夷狄患難者非謂四者人皆有之特言道無
不在雖夷狄患難亦有是道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
不離道爾○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

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

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
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
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爲己力不得則不能反
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
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
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亦反求諸身則德之
不進豈吾憂哉○朱子曰呂氏說大體皆平正懇實
而有餘味○愚按得之則貪爲己力不得則不能反
躬說盡小人情狀○廣平游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
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也及其爲

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也飯糗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僥倖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

當篤信而已○朱子曰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又曰行險僥倖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按易平地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之道乃我安穩田地○末節總結素位不願之意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非人學之至也

自邇章

朱子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

實○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夫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雙峰饒氏曰室家宜妻孥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按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此語亦有味不

但居家事父母爲然又如居下位而欲擭心得於上
志行孚於君亦須先自僚友協和百姓悅服爲本士
欲行道於天下須自鄉黨信服爲本人君欲格天享
帝須自宜于臣民爲本又如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
近者不親不敢求遠皆是此理

鬼神章

此前三章説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
三章説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
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
以發第十二章未發之藴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爲

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

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言之䰟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葢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朱子曰經文賛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

以盛者葢以其誠爾○按二先生之言提得大義
了○章句三説蔡虚齋貫而一之曰鬼神者天地之
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其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
鬼

陽之靈　方伸者神之神　來格者鬼之神
天地之功用　其至而伸者爲神　反而歸者爲鬼
陰之靈　既伸者神之鬼　既屈者鬼之鬼
二氣之分　實一氣之運

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
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良能是其靈

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侯師聖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爲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問在天爲鬼神在人爲䰟魄否曰死則謂之䰟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䰟䰟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

鼻口之類爲鬼鬼即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爲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遊魂爲變則氣散而死其鬼降矣○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體物而不可遺今人讀此句多脫却可字故説不行當知鬼神之妙始終萬物莫得而遁焉所謂不可遺也○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亦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

日固是自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下章自恁地忽然中間插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底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愚按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與鳶飛魚躍皆與道爲體故曰言其上下察也其字是指道而言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處兩在字是指鬼神而言也前章是即其可見者以示其不可見者此章是即其可知者以顯其不可知者鬼神不可知然這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者

乃可知乃實理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詩書視爾友于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于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于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于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按此朱子詩傳語也鬼神之妙無物不體此二句最好看正與中庸之旨合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上言常存敬畏則可對于鬼神而不愧于屋漏

矣○不曰微而顯而曰微之顯見得顯微本無間也

○凡物無非鬼神之所體無非誠之發見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收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修者常修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而然○陰陽合則爲物之始散則爲物之終合散卽屈伸往來四時代謝日月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其一終一始不出于陰陽之合

散而其合其散無非實者只一草一木其榮悴開落便都是那屈伸往來之理使其有妄則須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却自定定處便是誠○章下注貫通前後章血脉最要緊○雲峰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

舜孝章

孝爲庸行之常然舜之所以德爲聖人者在此所以
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亦
在此皆非分外皆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不是大
孝此章句所謂由庸行之常而推之以極其至見道
之用廣也今人多言德爲聖人則顯其親爲聖人之
親尊爲天子則尊其親爲天子之父富有四海之内
則養其親以備物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又有
以綿世澤於久遠以此爲大孝却似將聖人之孝爲
有待於外了葢由不曾深玩全章之意下文歷言皆
以德爲本是聖人之可以自盡者德而已其位其祿

其名其壽聖人何容心焉而有是德則是數者必歸
之所謂大德必受命者非人強測度也實天之理也
聖人之餘事也大德受命此聖人之極功而舜之所
以致之亦曰孝而已矣○尊爲天子則尊歸於親富
有四海之內則養歸於親此是舜之遭際豈可以逹
之人人蓋言孝同一理而舜做到此無非孝中道理
所以見道之用廣爾○凡子之所能爲者皆歸於親
如舜之德業如此其盛豈是於分內有所加舜只是
於所本有者能做得盡爾故曰大孝○西山真氏曰
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宗廟下

延於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為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絕祀者其為不孝可知○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朱子曰董仲舒曰為政而宜于民固當受祿于天說得自有意思○程子曰知天命者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

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互天命不可易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朱子曰德性若不勝那氣禀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

矣○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于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

無憂章

舜之大德周家之世德皆聖人之大業見道之用廣也言文王之事而稱其無憂者其意在下葢以王季爲父凡積功累仁之事王季作之則文王述之可知以武王爲子凡伐罪救民之事武王述之則文王作

之可知文王之無憂者非一無所事之謂也言乎因所遇而爲所當爲爾如湯之王業由身造而付之太甲則不能無憂矣舜之受命文王之無憂皆聖人丁時運之盛而爲所當爲皆道也皆可以見道之用廣也○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朱子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

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之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

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爲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爲三年之喪但爲父爲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包后亦

爲三年也○廣平游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旣追王矣武王旣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爲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

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邪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已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葢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葢知利害之實也魯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辯○

按追王卽稱古公爲太王加王於季是巳不追謚不別爲之號可見古人之質也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不追王可知武成稱后稷爲先王者史官潤色之辭猶商頌稱契爲玄王爾後之有天下者必追帝其祖考盖援此以爲據然文武周公之意以太王王季積功累仁實周家基業之所自起故從其實而追王之非虛加之也後世則虛加之而巳武王爲天子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達之臣庶如子爲大夫得祭其父以大夫皆是也然不聞祭以大夫而追爵其父爲大夫也〇制爲禮

法以及天下通塟祭喪服而言○追崇先祖與推巳及人皆成文武之德處○朱子答萬正淳書曰恐三年之喪只是指父母之喪而言下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

武周章

人人可以自盡是曰達孝武周推其一巳之孝以爲天下法是孝不獨在武周而可通謂於天下也○章句云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或疑順天應人制禮立法此自武周當其時

而爲所當爲在先王時何嘗有是志而今繼之何嘗有是事而今述之乎此葢泥於繼述之文而不深原志事之實故有此疑爾以下文踐其位一節之意求之則其禮其樂非先王事之所在乎所尊所親非先王志之所在乎先王之所尊者祖考所愛者子孫臣庶其所以上事其祖考而下逮乎子孫臣庶者葢嘗有禮有樂以爲可繼之法矣武王之定亂周公之制作正所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成先王之仁孝使其德慶上及遠祖下延子孫普及臣庶豈非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乎武周之善繼善述以一家之事言之

君以天下言之則如周公君陳畢公同治東郊始中終凡歷三紀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而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豈不亦是善繼善述凡事之在天下非一人一力一時一世可以做盡若前後不同心不可言繼述有志繼述而無道以相成亦不可言善繼善述若周家之世德則可謂前後相成矣使太王王季之後無文王周道固無由而昌大使文王之後無武王武王之後無周公則文武之德其孰與成之此夫子所以深有感於周之世德又稱武周爲達孝而以善繼善述歸之也今人礙於太王有翦商之志一句故須說

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又言武周所爲皆先王處今之時而不得不爲者得其理則得其志此之謂善繼不知本文元無此意所謂志者亦元不指征伐蓋所謂積功累仁者只是言修德行仁積之非一世爾豈是太王王季之爲此因欲取商而代之乎然則武周之善繼亦曰有以成其積累締造之志爾○武王之事固莫大于征伐若周公之事專言追王以下者經世之法至周公而備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人道之大經此兩章所舉者其大綱爾○朱子曰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郤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

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
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士大夫降殺以兩
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
而皆及其祖考也先祖遺衣服小歛及大歛之餘乃
藏之廟祧周禮春官司服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
者之上服○藍田呂氏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
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者邇
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孫亦爲穆

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此昭穆之别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於皇祖考女祔於皇祖妣婦祔於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别於祔者也有事於太廟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别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别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言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

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别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爲宗而詔相孰可以爲祝而祝嘏孰可以賛祼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爲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毛者旣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髪色也以毛色别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

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
宣天下之事盡矣○按宗廟之說朱子於或問中甚
詳別當爲考禮者論之楚茨詩傳曰賓客筮而戒之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
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
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
徧也按此於旅酬之說甚分明○踐其位三句以述
事言敬所尊二句以繼志言事死事亡二句通指生
事甚祭而言○位乃廟中祭祀之位行其禮奏其樂
指祭時言敬其所尊祭如在也愛其所親親疎貴賤

賢否長幼欲使各得其所也事生孝矣而事死也而如事生焉事存敬矣而事亡也而如事存焉豈非孝之至乎首言武周之孝在於繼志述事故此舉其繼志述事之實而賛其孝之至也二孝字首尾正相應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按知其義而敬守之卽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也仁人之所以饗帝孝子之所以饗親者在是而由之而不知者多矣由之而不知則雖以時而踐其位行其禮不過修

故事爾知其義而敬守之則所以事帝事乎其先者必有其實其實云何所謂仁能饗帝孝能饗親是也仁能饗帝者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能饗親者盡子道而與親同心者也則於治國乎何有○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按游氏之說最得中庸本旨惟聖人爲能

饗帝以下正發明所以事上帝所以事乎其先二句

內意兩事字最重非其儀文之謂也正以仁孝之實

而言也知所以事上帝始明乎郊社之義知所以事

其先始明乎禘嘗之義

問政章

魯論記諸君大夫問政只是隨事告之未有如此章

之全者其以繼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不爲無意章

句所謂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者也

○政莫善於文武事則備於方策語其本只在於有

其人不然則雖有政不行焉人其人則政其政矣政

之於人也猶樹之於地也其成甚速如蒲盧然○樹
爲遇切生植之總名也○爲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
有所未修則取舍不明無以爲取人之則○問仁亦
是道如何說修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
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
妙○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人者政
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
末不可得而治矣○按修道以仁以後而經綸天下
之大經肫肫其仁來照便可見大經達道也肫肫其

仁正所謂修道以仁也○仁爲修身之本而親親又仁之本尊賢所以輔仁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此二節相承之意義者仁之宜也禮者仁之節也皆修道以仁之事也○程子嘗言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不可以公爲仁也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玩味此言人字意可想○朱子嘗言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中間包得許多生氣自是惻隱又言天地生人物自是溫暖和煦方生此物這箇便是那愛那愛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玩味此數條仁者人也之理

瞭然矣○蔡虛齋曰此親親諸父昆弟皆在其中故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下面事親則疑專指事父母而言蓋親親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親之切者舉其尤重者以該之也○尊賢爲大以其最要而在所先也不然則君臣之義爲大矣○親親如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此章主在親親之仁尊賢只是以講明親親之道而已因親親之殺併及尊賢之等而皆爲禮之所生皆不可以不知知之則智也其實親親之殺言外就含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之屬○按觀禮家喪服圖便可以見親親之殺又如許多君臣上下之禮皆自尊賢之等而推○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申繳上文之意四箇不可不字要看朱子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又曰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程子曰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項氏曰仁者人也有人之形卽有人之理此形此理皆受之父母者也知此則知人之爲貴而

親之爲大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然而此形此理父母孰從而得之等而上之至于百世之前不知其所始也等而下之至于百世之下不知其所終也是孰爲之哉此即天地生物之心流行而不已者也此仁之大本也○按項說雖小異於章句然其義自佳不可廢也故兼存之○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一章之綱領也大意已說盡了下俱詳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之事仁者人也一節言禮義皆出於仁以明修道之必以仁也不可不事親一節言修道以仁之方也天下之達道五又詳

修身以道之目所以行之者三又詳修道之目然德雖有三其實一仁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仁是也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又詳智仁勇之目好學力行知耻即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事也及其知之及其成功者語其成也近智近仁近勇者語其所自入也知斯三者一節結修身之意起九經之端既詳九經之事又結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自誠乎下曰豫是也何謂豫曰前定何謂前定姑以在下位者明之如獲乎上有道在信乎朋友信乎朋友有道在順乎親順乎親有道在誠乎身誠乎

身又有道在明乎善而已此謂前定是誠之一字爲修身九經之本也篇末又詳言誠之事○天下之達道五以下因上文所舉之端而詳說之言修身固以道而道不止親親天下之達道則有五修道固以仁而德不止於仁所以行道之達德則有三遂詳言其目而又歸於一一字程朱以爲指誠字蓋語乎行之之事雖有三而所以行之者只是一箇眞實之心而已章末論誠一段又所以詳此行之者一之意○五倫之目或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或先父子者仁居四端之首孝爲百行之先○虞書但曰五教曰五典

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始列其目葢曰天敘有典是
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修道之
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此五
者也○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
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智仁勇是做的事誠
是行此三者眞實底心○朱子曰旣言達德之名恐
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
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西山眞氏曰旣言三達德又
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
後爲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

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

○問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竊恐未盡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爲言智仁勇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專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其觀之三知三行者所以總言達道達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其至之則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當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智仁勇如何

朱子曰此等處且虛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佳

所以知者智也　生知智之智　學知仁之智　困知勇之智

所以行者仁也　安行智之仁　利行仁之仁　勉行勇之仁

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其爲勇之成三近乃求以入德之事故爲勇之次所謂好學智之勇　力行仁之勇　知耻勇之勇

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者也（　）愚按玩此圖則知朱子之所謂並行不悖矣○此三句非是言達德之下又有此一等蓋言達德之所由入須知此爾生知無待於好學學知困知都是於好學上得力故能與生知者同功安行無待於力行利行勉行都是於力行上得力故能與安行者同功知耻者知智不若人之爲耻則耻之而勉於好學知仁不若人之爲耻則耻之而勉於力行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曰舜人也我

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顏子憂其不如舜故卒能如舜故謂勇孰勇於顏子孰謂知恥淺事哉○史氏伯璿曰三知爲智三行爲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爲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至此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爾○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則所以至之之事○朱氏公遷曰論語兩章並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

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爲智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正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全此智仁勇其次當兼智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乃能有其智也然則入德之序智居仁之先成德之序仁居智之首氣質之等智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横錯綜而不同與○按知斯三者則知氣質可變不肯以凡近自安一有心向裏義理不從外得凡知之蚤暮行之難易可以自驗事親以爲本尊賢以爲輔體仁以爲至學者學此而已行者行此而已耻者耻

不及此而已故曰則知所以修身應前君子不可以
不修身一句前面爲修身推說許多條目科級只以
三者爲入門此聖人喫緊爲人處也知所以修身則
知所以治人理會得已身則人已一理所以施之舉
措刑賞之閒而處之當者在此矣知所以治人則知
所以治天下國家天下國家盡乎人矣而亦不出此
理由近可以推遠所以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者
亦只在此○治有九經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
固已行乎其間矣○按九經亦不外乎五達道故以
修身先之尊賢朋友之交也親親父子昆弟之倫閨

門宗族之愛也大臣羣臣諸侯君臣之義也庶民百工遠人君臣之義推之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知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不一其内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内齊明所以一其内也盛服所以齊其外也此内外交相養也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制其私内外交養靜存之意已在其中物交乎前情動乎中不察則不能無妄動非禮不動則動靜不違矣内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者只爲如此方無一毫滲漏處也真西山

大學衍義以崇敬畏戒逸欲爲誠意正心之要以謹言行正威儀爲修身之要其崇敬畏戒逸欲中又有細目釆證古先法戒甚備可爲此條義疏葢夫子二語已無所不該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葢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故孔子不與女樂并容於魯宮之竒不與璧馬同止於虞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讒人能亂是非不但不可近故言去讒不去則如除莠而留其根將復進矣○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

之道也詩云騂騂（弓調和貌）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弓之爲物張之則内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以與兄弟婚姻當親之以恩而不可相遠或問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輒膺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巳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

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按朱子此言足以補經文未發之義爲萬世待親之法所謂尊位重祿不過采地古者王子弟采地有制非不問親疎而盡衣食於縣官也夫分封太大則義有所不制支庶日衍祿廩不繼則恩有所必窮進無入仕之路退不得齊於編民則有才無以自見而生業無以自營此在王者同其好惡必思有以爲之處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或問子謂信任

大臣而無以關之故臨事而不賅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爾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

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設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按朱子此言足爲萬世任用大臣之法其亦有感而發也與所謂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

尤爲痛切之戒左右無常恭顯之流常居什九者以其近而易入爾古今通敝也○何謂忠信臣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其相與無非實者必有此而後上之意通於下下之情通於上臣之願忠於上者得以自效不然雖重祿亦虛縻之而不足以展布矣重祿蓋中間之一事士固非待此而後勸然而君之所以恤其私者則當無所不至爾豈使之勞於王事而復有仰事俯育之憂哉○時使則力本者得以自盡薄歛則上好仁而下好義事必有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周禮槀人王弓弩箭矢考其弓弩即所謂省試也

上下其食卽所謂稱事也春獻素形法定爲素秋獻成飾治畢爲成故日有省月有試書其工之工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餐食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委積畜聚也少曰委多曰積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先王之世人行千里如在其家者以是故也嘉善或問中以因能授任爲言葢指願留吾國者又謂遠人知爲賓旅者以其列於

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諸侯之國皆神明之冑其上世皆有功德於民故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如春秋之初書衛州吁弒君上下始亂書魯桓文姜之事男女内外始亂終乎春秋亂之變不已者無治亂之人也治其亂則亂者復治此明王專也持其危使大小相恤危未至於絕廢而國勢已不可支如滕薛江黃之屬甚可閔也非明王在上誰與持之想吾夫子得位此等皆不待終日而復其所也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足知諸侯私相朝者非禮矣聘謂諸侯

使大夫來獻引王制比年三年五年之文則見此爲
定節而不可踰矣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
行春秋時以此施於霸國甚至不朝之間無歲不聘
有如鄭之於晉者國君道長子產爭承小國之不堪
可知也厚往薄來往謂燕賜之禮來謂諸侯之貢獻
其名數具載周禮○或問中謂凡此九經其事不同
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
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
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
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

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爾愚按九經之體大故夫子之言詳而朱子此一段又足貫三節之大旨○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朱子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雜學辨云凡事豫則立張云張子語欲學者養誠於平日也愚謂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有乎○愚按豫字之

意聖人自明誂於下豫者前定也如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又如欲獲乎上非可求之於上其道在信友信友在順親順親在誠身誠身在明善此之謂前定前定卽豫豫卽誠非謂豫乎誠也○事非爲之有素而欲旋安排出便是不誠故謂豫卽誠只以人言語做事驗之便可見行者人之實行踐履有素故不疚若積之無素持之無恒則有疚矣如廉前定則不爲利疚義前定則不爲私撓爲私所撓而爲義不遂則疚矣○事前定則不困以舉子譬之讀書進業有素則臨時有具

而不困不然如臨濟而辦舟楫未有不困者也大凡事皆然○理足以泛應而不窮有本故也學不誠則無本無本則易窮○做好人要前定有愧德於家人而欲修飾於鄉人之前未信服於鄉人而欲修飾於居官之日皆不前定不能無疚者也又如居家行已有一毫之玷居官立朝便不能以直自遂○前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故此遂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實理莫不有定而人心雜於偽妄每苦於不能前定若能前定以言則不跲以事則不困以行則不疚以道則不窮而道德九經之屬豈有不立者乎○九經在

上位者之事也故又以在下位者明之蓋其道一也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修身此則言誠身○人居家則有親出門而交則有朋友委身於國則有所事之君所使之民前定之序自内而外自下而上又自上而得下逐節相推究竟則以誠身爲本而誠身又以明善爲本也所以必從頭歷推説到底者正要見出素定之理其歷言有道明其道之在乎此而不在乎彼也且如人欲安其位行其志必須爲上所取信欲得乎上必志行先孚於朋友欲信乎朋友必能修身齊家然後人不間

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然欲得親心之順又只在汝身上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便是誠之驗處工夫只在自己在聖人只是至誠自然感應便不消更說素定在常人則怎麼便能得誠其道先須明善何謂明善謂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何謂人心天命之本然如所謂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此人之本心卽天命之所在也人在明得這箇本心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爲善去惡自不容已而身可得

而誠矣身旣誠則隨吾身之所接莫不可以爲吾誠之驗且如欲順乎親而以阿意曲從欲信乎友而以便佞苟合欲獲乎上而以諛說取容便是不誠便是不前定如何動得物在君子則工夫只在自已吾身一誠而順親之道不外於誠身而得之也信友之道不外於順親而得之也獲上治民之道不外於信友而得之也此之謂前定此之謂豫則立〇蔡虛齋逐節說箇豫字不是當知誠身非爲順親之地而身誠者親無不順順親非爲信友之地而親順者友無不信信友非爲獲上之地而友信者上無不獲皆是誠

立於此自然感乎於彼其道在此而不在彼豈不是
前定故章句以爲推言素定之意謂之推言不是逐
節做工夫意歸在明善誠身上葢能明善誠身則順
親之道不外於誠身而得之矣信友之道不外於順
親而得之矣獲上治民之道不外於信友而得之矣
只是一串事○或問謂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
譽不聞故上不見知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
不薄故友不見信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内
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說得切實○上或可以容
悅而獲友信而上獲則其道素定於獲上之前矣友

或可以倖柔而合親順而友信則其道素定於信友之前矣親或可以順從而悅身誠而親順則其道素定於順親之前矣○人知不善之不可爲當如知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決然是不食不蹈方是眞知人之養身爲愛身也而或因奉養之過而傷生知其足以傷生而或好之而不能已以至於趨死而不可救是何異於食烏喙蹈水火乎此利害之易知而且如此則世之以妄爲常者多矣非見善明不能當幾而决也夫是非善惡其在人者至明也胡獨在已者不反鑑而苟焉以自欺豈不與彼傷生者同其

妄乎彼不可以言真愛身則此不可以言能誠身矣不明乎善故也明乎善者知嗜慾有鴆毒知好善惡惡之不可自欺如所以病乎前之傷生者則誠身愛身非二理矣○問在天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朱子曰善○首誠者字或問所謂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也次誠者字或問所謂以德言之則

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
之名也故章句云則亦天之道也要看則亦二字聖
人純亦不已與天爲一故後章說天道處皆以聖人
明之首誠之者字是本上句天道說人有不誠而求
以誠之者是人之道次誠之者字是因上句聖人而
說未至聖人者須如此做工夫故章句云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要看此則所謂字言人事之當然正如此
故後章說人道處皆是常人做到聖人底事○問明
善擇善何者爲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
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三山陳氏曰善不擇

則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
於人欲矣○朱子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
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
博學之以下又舉誠之之目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
爲智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又
言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
功則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前說三達德而
以三合一此處說誠而以一合三乃結之曰果能此
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道指百倍其功愚柔指
困勉之人說必明必強正前面破愚忘私起懦之意

大抵前面舉其端而此又詳說之也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正所謂好學也力行也知耻也前以三近爲勇之次正以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也○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畧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

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其所當然○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思之所得又當明辨之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朱子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又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問學問思辨亦有

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問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做百分○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喫緊爲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爾若真能於此五

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朱子曰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按誠爲此篇之樞紐朱子於或問中詳言之學者所宜深味○老之言

道曰無佛之言性曰空皆不見此實理張子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愚謂此正其所以為不誠也不見實理也中庸言誠始詳其正所謂憂深而言切也與十六章明言顯微顯微即費隱故曰兼不言大小而小大在其中故曰包此章道德九經條目衆多大小並舉故曰兼不言費隱而費隱在其中故曰包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

誠明章

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德無不實者體也明無不照者用也誠如佛之定佛性元自定慧在定中學貴見性定由慧入

盡性章

盡字無工夫其本領在至誠兩字上註中察之由之察即察於人倫之察由即由仁義行之由皆不是工夫字而性無鉅細無精粗惟至誠則萬理明盡朱子

用此四字欲發揮盡字也○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柔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

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朱子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而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而不能施之一國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盡人物之性非特是曉得盡須是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裡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

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裡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處之也○又曰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友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魚鱉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按贊化育如物之生長在天地而教之耕耨在聖人賦以形性在天地而爲之君師在聖人是天之所爲不能無待於聖

人之助也○人之所以藐然於天地之間而不能與並立者以其但爲天地間之人而不能有所贊助於天地也惟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天地少他不得便可與天地參矣○朱子曰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曰與天地參而爲三○能盡得眞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程子說贊化育處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說得好○林巽峰曰須玩能字人物天地在彼而能在我也譬之舟師能操其舟則能操人之舟能操人之舟則能操天下人之舟天下人之舟卽吾之舟也操與未操其

能在我矣故盡吾性而盡天下人物之性亦盡性事
也夫人生宇宙中非孤行而獨立也天高地下人物
散殊五事麗其形五倫交於身人物天地無日而不
吾接則隨遇莫不有盡性之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一性盡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致曲章

其次對上章天下至誠而言致曲對盡性言曲能有
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此在已分上事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此及物上事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

四體不言而喻所性之蘊須說到此乃是盡頭邊際根於心者誠也生色者形也睟盎不言而喻極其著明之盛而言也此在己分上事孟子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且如居家而順於親友於兄弟志行孚於朋友仕於國而得君得民都是一誠感動處此是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起脚第一步孟子只說至動本其始也中庸直說至化要其終也動之而不已則變變之而不已則化矣只是一誠充積之效動誠動之也變誠變之也化誠化之也聖人所過者化非動而後變變而後化也故曰立之

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致曲者而至於能化則亦聖人矣○章句積而至於能化積字有味是誠之積○曲正是對全體而言○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就上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直卿以爲未安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

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曾以下皆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似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禀所隔必待因事遂旋發見曰然

前知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孼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爾聖人至誠無私

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不能見也○又曰至誠如神之説呂氏得之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藍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誠神幾曰聖人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

知幾遇變而通爾

[illegible]自成章

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實理流出以賦於物之本也物各受其所賦之正而此理各爲一物之主所謂自成也此物字內包得有人字在了在人則事各有乎實然之理而理各行乎一事之間周子謂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誠之爲字從成立義程子謂至誠事親方成人子至誠事君方成人臣自字只是後面自成己之自觀章句所以二字亦自可見朱子語錄有作自然之自說者明與章句不合

不可從世誠爲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豈非人之所當自道乎蓋實理流行天命本體昭然日用何嘗間斷但人不自去行便落空了朱子所謂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故道雖是箇自有底道理却要人自去做方得如孝弟之道自一念之良心真切以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皆是人自做將出來人之所以能做將出來又却緣都是本來實有底且如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實

理特在舜身上發見出來那一件不是人本來實有底雖是本來實有底人不去做則道又不能自行故曰人之所當自道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無非實理之用皆實心之存主爲之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者實心之存主也○此二句是大旨下文解此二句蓋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亦未有無其心之實

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如天之於穆不已而萬物之
終始皆天命之流行聖人之純亦不已而萬事之終
始皆此心之流貫此便是箇無間斷底大始終顏子
之三月不違諸子之日月至焉自其不違與至焉之
時所爲無不實者此便是箇有間斷底小始終若論
徹頭徹尾極處須如天地聖人乃是箇無所承續之
始自然到尾之終若有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
以至未有間斷之前凡所云爲謂之誠而有物可也
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
爲皆屬不誠之列不誠更有甚物邪無物者言雖做

此事如不做也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詘至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便是祭之一事自始至終有其誠有其神不爲虛設若禘自既灌而往浸以懈怠季氏祭終而跛倚便是不誠與不祭無異所以說不誠無物此句緊接上而足之之辭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語勢相似朱子又嘗發之曰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有物之可言哉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君子誠之爲貴誠之

按上不誠字而言所謂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者也人未至於聖人便有不能無不誠時節亦惟遂用功以誠之之是貴爾此誠之二字內包含許多工夫在內緣都在二十章說了故此只提一下蓋於此一關打不過則終身學問只落在無物裏面雖高如佛老功如管晏而不足貴矣須如聖人之純亦不已纔滿得自成分量人做到聖人亦不過勾當一箇自成而已吁可不勉哉○末節承上文而言誠不但自成又能成物非推開一步只一層意物各有箇自成底道理成物之成非我別有道理即彼之所以

自成者也物者對己之稱葢人在世間未有遺物而獨立自一人言則孩提以至皓首自一日言則雞鳴而起以至向晦宴息凡所交接應酬無非物也所謂亦所以成物者爲之自我而彼亦得焉正如書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自迹而觀之夔夔者舜也允若者瞽瞍也自孝而觀之則夔夔者乃其所以允若者也緣物各有箇自成底道理故得則俱得成不獨成也玩所以二字分明成己之中邦自然有以成物不期然而然也只一時事成己仁也以下正是發明此理葢物我雖有內外之殊而理則無二自其成己言之

無一毫私欲可以觀仁自其成物言之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可以觀智曰仁曰智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故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便是仁智兼盡處之得宜故已成爲孝子而父成爲慈父若申生之孝以從命爲恭反陷父於不義既陷父不義則已亦不得爲孝便是皆不得其宜可見自處處物內外無二道得於已而失於物者無之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已者也○自物我相對而言則內而成已外而成物若是兩事自理而言則成已仁也成物智也只

是一事故此理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只一事上處得物我交盡兩無可憾便是皆得其宜處逐事上有箇得宜處則逐事上有箇成處○只此一事吾所以處之者在我無一毫私意此是仁當其物之宜便是智無一毫私意便是自成當其物之宜便是成物只是一件事上分出兩邊而言爾○譬之鑑焉其明不爲塵垢所昏便是自成之意照妍照醜各得其分便是成物之意成己明也成物照也皆鑑之所固有而無內外也○體之存用之發凡言體用須記得朱子云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

之由耳目○成巳成物惟其只是一箇道理故既得於巳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不待兩項各做工夫而自然兩邊皆得其宜也皆字如此認○章句既得於巳既字是跟誠字而下也葢有未誠則仁不足以立體智不足以達用安能得時措之宜須知仁智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性無內外○有外非性無物非內○成巳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非成巳一時而成物又一時處巳一道而處物又一道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物皆我也外皆內也楊子取為我由不知此理也老氏芻狗萬

物亦不知此理也○性無內外而非盡性者不能合內外○中庸言誠有指理之實而言者有指心之實而言者何以有是不同葢泛言其在天則皆以實理言如誠之不可揜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是也若言其在人則皆以實心言如反諸身不誠不誠無物是也此章論誠是先從原頭上說起而因說到人身上實理畢竟待人而行無其心之實則實理不行故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正如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初兼人物言章句卒約歸人上曰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云云

無息章

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常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用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辯諸家之失皆爲其如此○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虚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不息則久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夫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言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以顏子視諸子則顏子爲久以聖人視顏子則久莫久於聖人顏子猶有息也○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徵驗○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大抵聖賢之言内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内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

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蛟峰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故三代之治長地勢悠則遠陡則峻絕可見其理○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解簡反不似他說得分曉○按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中庸歷推說

如此而後又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爲喻意盖
明矣此章以聖人事來實之便可見如堯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不過身修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之實事自其德澤被於天下則
見其博厚所謂洽於民心是也自其光輝之上著則
見其高明所謂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是也
自其德澤之長則見其悠久所謂萬世永賴是也詩
之頌文武曰前王不忘而傳者説之曰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博厚高明悠久之實事可見矣○同體同用二節一

串意非對待前節如云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後節如云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蓋博厚莫如地而聖人功德所及有以盡地之所載則聖人便是地了故曰配地高明莫如天而聖人功德所及有以極天之所覆則聖人便是天了故曰配天悠久莫如天地之無疆而聖人功德所及與天地相終則聖人便是無疆故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無疆者乾也而坤德合之則坤亦無疆矣又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無疆者地也而君子之德應之則君子亦無疆矣悠久無疆中庸之言其

亦本於夫子之釋彖歟○虛齋曰上節言聖人之功用到下方露出天地字後又專言天地之道末方合之以見一理葢非天地無以擬乎聖人非聖人無以配乎天地邵子已言之矣○天地本體也天地之覆載用也味此可見體用義○按體用元不是相對說只是一串意有此體則有此用如有此高高之天則自然覆物有此廣大之地則自然載物天地是體覆載是用如人是體其力量做事處是用有人做得此人之事就是此人了聖人做得天地之事就是天地了○德之盛於內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說到極盡

處了德之著於外者自微則悠遠至高明亦說到極盡處了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而貫於博厚高明之後一氣事也故曰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無有著於外而其根於中者不隨之故曰兼內外故誠則形至於能化亦有以見至誠之妙也○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君始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按見而後章動而後變爲而後成人道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道也如致曲然後至於有誠而明動變化便是見而後章動而後變爲而後成聖人至誠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並不見其作爲之迹故云○庶物露生地之章也地承天施故不言變而言章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屈伸代謝皆變也乾知大始凡變化皆天主之不見不動皆言其無心而自然也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天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陽一噓而爲春爲夏陰一翕而爲秋爲冬其氣所至物無不變然何嘗動之而後變人事有成有否其成在久又必爲而後成善成莫如天地無不成也而未嘗有爲之者也成始無始成終無終一誠之自無疆而已○此三句只是發明一箇

無為無心底道理言博厚高明悠久同於天地之無心而成化爾○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不貳對章首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看博也厚也三句對章首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看今夫天以下對章首載物覆物成物看○一對貳誠對妄不貳所以誠也○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可一言而盡也何以言之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章句云不貳所以誠也不直云不貳者誠也而云所以誠者其說在十二章或問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天之所以

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鉅細飛潛動植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不貳之義盡於此矣緣本文或曰誠或曰一或曰不貳朱子據文析理則不得不如此學者善會之可也太極解云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此處不貳只以理言不兼氣説然理不貳則氣不貳所以生物不測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

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
理也○朱子謂呂氏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
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按
呂氏之説曰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
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
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
者充其良心積之不已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
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
一勺而求其生黿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
○卷區也區果何義在字萌芽屈生爲區故區區爲

小貌又曰曲也而卷亦爲曲詩卷阿是也○中庸言
天地以誠而生物不測自日月星辰繫焉以至覆載
中之所有無非實者而釋氏乃以天地日月爲幻妄
塵芥六合夢幻人世其不識誠也甚矣張子謂塵芥
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
也旣不能究所從無怪其以人倫爲假合而滅棄之
矣至於生死則以爲輪廻萬物有知無知無非同體
而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非不究所從而何哉○維
天之命深遠難測往來者如彼而不見其已釋之曰
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道無他只

是無一息之停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是指出其不已處子思曰此天之所以為天也與夫子之意同人受天之命以生而有已焉可乎於乎豈不顯乎文王之德之無俟於切磋琢磨而自純也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聖人之道無他只是其心湛然無一毫人欲之私間之而已顔淵具體猶未達一間則猶有一毫查滓化未盡處蓋純之難如此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又是指出其純處在天曰不已在文王曰純亦不已蓋人惟不純而後有息苟無人欲

之私以間之則其不已也亦天而已故言純則不已在其中矣此詩之所以善言文王也言不已則誠在其中矣此詩之所以善言天也博厚高明悠久之化要皆純與不已之功驗爾信乎天地聖人一誠之外無餘事矣○朱子曰夫知天之所以爲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純字即誠字然在聖人則下得箇純字在天則不待言其誠故詩人於天曰不已於文王曰純而子思申之曰純亦不已

凝道章

前諸章歷說誠者誠之者之事以申夫子天道人道之意此後似比前稍異雖不脫天道人道之意却似迸與費隱章相應發育峻極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所謂天下莫能載乎三千三百入於至小而無間非所謂天下莫能破乎前章特論道體如此至此則開示工夫極其詳盡所謂存心致知是也蓋非存心無以盡其大非致知無以盡其細也朱子謂道之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覺則全體呈

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正此章教人存心之意也又謂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之言學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愚謂此正此章教人以致知之意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發育萬物是造化之自然天地之道卽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卽天地之道也峻極於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無不充滿之意言由下而上其高乃極於天爾聖人之道其大如此又就其大而無外中細觀之則優優乎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者此卽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與夫爲國以禮而爲堯舜事業者也道不外於人事三千三百皆人事之儀則纖悉委曲之中各有當然之則如曲禮中有爲長者糞之禮士相見禮中相見而言相見而視至小一節之

處無不有禮眞是入於至小而無間也朱子於費隱章曰無內是貼莫能破於此曰無間是貼優優之意有閒則有空闕不滿之處卽非優優矣亦卽非大矣如此看來則大小元無二體此所以待其人而後行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亦非并二事也○朱子曰聖道發育卽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萬物發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卽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卽是理之所流行也故曰發育萬物天之所以爲天不過陰陽五行磅薄之氣而理無不在

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故曰峻極於天○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禮儀朱子謂如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謂如始加再加三加之類皆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凝聚也朱子曰若不能凝更無些子屬自家○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

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按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故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故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蓋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此所以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誠以大小相資動靜交養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子思子於此不以兩事並言而曰尊德

性而道問學則見尊德性爲本而問學所道亦無非
德性工夫所以下文詳言其工夫所屬雖不出兩端
而每以而字以字貫之者此也此章句所謂首尾相
應也致廣大是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此非存養中兼有克治不能如此非
身體不能見也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
存心中兼有知行此又其曉然可見者盡精微者即
廣大之中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也道中庸者即
高明之中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也理義因於
非繹舊聞而知所未知節文因於敦其所厚而謹所

求離此皆學問之屬為致知之事然道中庸何嘗不以行言致知中亦兼有知行非朱子之獨遺乎力行也玩心之熟者自知之亦不足多言也○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如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朱子語又曰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着得他○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

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愚按此章須看本文待其人而後行一箇行字此行字正是欲踐其實而下面以尊德性道問學爲行之之事蓋德性尊而問學道則大小俱踐其實矣朱子之論存心也以爲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又謂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

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君不於此先致
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
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
理乎蓋朱子之所謂存心致知者其旨乃如此此識得
此意則後儒紛紛無見之妄談亦不足與辯矣○心
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如周禮朱子謂其皆從廣大
心胸中流出然其中一條一節皆至理存焉纖悉委
曲非窮理之至豈易盡其精微又如佛老徒守一箇
空底高明廣大而見不徵於精微行不準於中庸以
此應事豈能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而過猶不及

豈不反爲高明廣大之累哉○程子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按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舜生知也而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顏淵亞聖也而以能問於不能博於文而約之以禮擇乎中庸拳拳服膺而弗失其所以道中庸者如此故以高明之資而不蹈於賢智之過○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無所不通能通之妙乃此心之神而所通之理則事事物物皆有本然之則所謂精微也中庸也聖人心同太虛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曰不踰此可見也從軀殼起意可知其小也故曰自蔽見所可欲牽已

而從之可知其畢也故曰自累○德性何故何新學問則有故有新故者已知也新者未知也溫故而涵泳之味長義理無窮往往因其所已知得其所未知新而又新在問學之不已而已○質之本然者謂之厚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如孝衰於妻子之類敦厚是愈加厚而不失如大孝終身慕父母是也厚之對禮葢厚是大樸未散之名禮是節文盡善之目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厚卽忠信也世葢有一種天資純厚而不崇禮者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如前章文武周公之孝親親有殺尊賢有等又制爲禮法以及

天下各得其宜真孟子所謂節文乎仁義者其多至於三千三百莫非由德性中出學者所當講而由之而日謹其所未謹者也○溫故自知新曰而者順辭也敦厚者又須崇禮始得曰以者反說上去也○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又曰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書謂明哲是見幾知

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愚謂明哲之保身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生或死惟義所在心安理順則比干之殺身不害為明哲心失理逆則馮道之保首領不免為昏愚子思言道極於發育峻極之大三千三百之廣而其要歸不過明哲保身之一語而已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聖賢之所謂保身者如此○溫故章句言故學之復時習之者故

學之所已知者皆德性之所本有也聖人德性純全無待於學人則貴於學而時習日新而不失存心致知皆學也學皆德性工夫

不倍章

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烖及其身○按許氏此說甚是人多言有德有位又須有時不知有位則時在其中矣孔子從周正以無位故爾夏商非當世之法孔子皆嘗學之惟無位故曰雖

善無徵無徵不信民不從不然孔子何以欲行夏之時乘殷之輅邪○朱子曰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按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論語則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何歟蓋孔子之時杞最衰微而宋猶強大杞去夏遠而宋去殷猶近方孔子未之宋之

時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意其猶足徵也及之宋而宋猶夫杞故曰宋不足徵也此二書所載之所以不同○德位二字是此章之綱領古之作禮樂者皆以聖人在天子之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從德性中流出推其本諸身者與天下共由之所謂修道之教也故天下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當由之則可以無過不及之差不然則是爲下而倍不惟行失其中而裁且及其身矣朱子嘗言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

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决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識得朱子此意然後見得爲下不倍的道理親切○禮謂親踈貴賤相接之體親親踈卽所謂親親之殺也如自父子而至於九族其間有上殺下殺旁殺親踈之序按圖可見又如自一家而推至異姓之親與鄉黨朋友各有相接之體親者親踈者踈莫不有禮焉貴賤卽

所謂尊賢之等也原夫君臣上下之所自來位之崇卑必稱其德之大小有天子有諸侯有大夫有士有庶人其等威有辨也有大臣有羣臣其禮秩不同也皆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度不出於禮外必別言之者禮以節文言度以器數言如車旗服色之等是也文謂書名周禮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書即六書名者稱謂也昔人言黃帝命名百物物有名而文字從而興焉所以爲三重之一 者易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則文之所繫豈小也○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

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無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然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出不合轍自不可行矣古者司徒教六藝而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同文之治如此行同倫指禮而言子思之時雖禮教已衰而禮之大綱其行於親踈貴賤之等級者天下猶同也

不驕章

堯舜兢兢業業欲以和衷成湯慄慄危懼欲以綏猷

五品不遜萬方有罪以爲其過皆在於已也其所以
使民寡過者可知矣非居上不驕者乎○此章承上
章議禮制度考文說此是天下三件重事惟天子得
以行之則人其寡過矣乎乃自說所以寡過者須是
善而在尊位則人自信之從之如時王以前雖善而
無徵也無徵則民不信從矣聖人在下雖善而不尊
也不尊則民不信從矣此可見欲使人寡過者身是
本庶民是驗三王在前百聖在後天地在顯鬼神在
幽道理有一毫未盡一處不合安能推之四海而皆
準傳之萬世而無弊故君子之道須本諸身而有其

德然後可以徵諸庶民而無不信從考諸三王則與其已行者無所差建諸天地則與其自然者無所拂質諸鬼神則幽有以驗乎明俟諸後聖則遠有以驗乎近夫鬼神無形而難知何以質之而無疑哉亦曰知天之至爾窮神知化聖人於天之理蓋察之由之鉅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矣則夫鬼神雖幽亦曰天之功用而造化之迹爾質之其何疑乎後聖至遠而難料何以俟之而不惑哉亦曰知人之至爾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聖人於人之理蓋察之由之鉅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矣則夫後聖雖遠亦曰千百世之上

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俟之其何惑乎知天知人知其理也以此而盡倫盡制所謂有其德也本諸身者如此則徵諸庶民者何如是故君子動則世爲天下道不止其身在之一時行則爲法言則爲則遠者悅其德之廣被企而慕之焉近者習其行之有常久而安之焉民之信從至此乃可謂寡過者矣居上者能使人寡過乃可以永終其譽振鷺之所詠是也若反之身而有所不盡驗之外而有所不合欲蚤有譽於天下而克終之不可得已居上之道其不易盡如此不驕

之義可識矣○上焉者以時言時王以前指異代也故章句以夏商爲證下焉者以位言聖人在下指當代也故章句以孔子爲證兩善字俱以禮言不可便以善爲德觀章句可見夫觀於禮雖善而無徵不尊者不能強民之信從故王天下之君子既有其位而操制作之權又有其德而爲制作之本議禮制度考文之善皆由身出則上焉之善吾之所損益而定下焉之善吾之是尊信而從況于庶民安有不信不從者乎其驗有可必者矣驗是已驗非方去驗之也○考諸三王如殷之繼夏周之繼殷雖不相襲禮而所

由一道方是不繆者秦之變古則全是私意其繆又不足論漢以寬仁故足以致治至於議禮制度不復知考古亦難言乎不繆矣三王以迹言故曰不繆天地以道言故曰不悖曰建諸天地者天人所爲各自有分立於此而參於彼不見有悖言其皆合也如子太叔之論禮曰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又曰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上治臣下承以法地之高下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以法地之剛柔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妻父媾重昏姻壻父亞兩壻相謂以象天明日月星辰猶親屬之相繫其明有大小之象其疃離遠近有親踈之象

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以上可以見建諸天地而不悖之實矣鬼神即天地之功用必別言之者天地以其顯者言即子太叔所說是也鬼神以其幽者言即其妙用之無迹者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蓋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也人者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也其散在人事則謂之禮樂此所以質之而無疑也後聖即未來之三王三王既合則後聖可知矣故言百世以俟之而不惑也

仲尼章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莫加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莫詳於文武故憲章焉文武之法即堯舜之道也所謂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截裁成過法豈道外物哉○道較渾淪法則詳密矣○後聖傳前聖之道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聖人體天地之道故自堯舜至孔子皆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始於堯舜者羲農世遠也憲章止於文武者周監二代也○上則天時中則人事下則水土三才一道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時有

自然之運人事有當然之則水土有一定之理人事有不易之宜人能上不違於天之時下不拂於地之宜而後能爲天地立心與天地參矣嗚呼非聖人其孰能之○造化密移其盈虛消息自然之運君子之所當法也法之於身則動靜語默進退存亡以至禪授放伐之各以其時皆是也法之於天下則迎日推筴須朔授民撫五辰以修政而庶績咸熙用天之道以修業而家用平康皆是也○孟子謂孔子聖之時也而以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者明之說者亦援以爲律天時之實此特其大綱爾夫子之平生夫子之

萬事孰非上律天時者哉其繫易葢以律天時之精蘊敎人而和靖尹子之評伊川亦謂其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則在夫子可知矣○夫子謂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子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又曰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又曰柔順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愚謂知此則知夫子之所以下襲水土者矣險夷逆順隨寓而安辨物居方各盡其道皆其事也○蔡虛齋曰章句云

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謂非可以一端盡也○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若本若末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下此兼內外該本末六字正爲下文辟如四句設而或者誤以爲預爲下文之大德小德設也○內者心之存主外者行事之迹也心之存主處有本有末外之行事處亦有本有末如心之仁敬孝慈之類本也細行必矜之類末也事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

氣之類本也籩豆之事之類末也○無不覆載無遺
也錯行代明無巳也○按錯行代明不止謂無巳須
看錯字代字葢謂當剛而剛當柔而柔用仁則仁見
用義則義見萬變不窮而泛應曲當如四時之應候
日月之有常也葢聖人德性純全萬理兼備自然如
此人有蔽礙故有差互有差互則有間斷○辟如節
章句云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節章句云此言天
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上下意要分得明白
上靣聖人身上說言其全體渾然則如天地之無不
持載無不覆幬言其應用粲然則如四時之錯行日

月之代明此聖人之大也未盡其意因又即天地以見之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于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是孰爲之蓋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統一箇大存主而物各付物又各有箇小存主處此即程子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忠即大德恕即小德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乃實

理流出以賦于人物之本也此所以並育並行也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葢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則物各有一理而不相假借不相侵紊此所以不害不悖也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然則仲尼之所以爲大其亦可知也已下章遂言之唯天下至聖至誠二章此仲尼之所以爲大也昔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荅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葢借言也而一貫之所以爲一貫曾子葢難言之今觀乎中庸則曾子之所難言者子思言之矣○並育不害並行不悖者造化之

有迹而可見者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蓋有小德以流其所敦之化而派別不差有大德以敦其所出之本而生生不窮是以如此非真有兩箇德猶人只一箇心却以一箇忠而做出千萬箇恕也○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朱子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按此章亦與費隱章相應小德川流則貫乎費之小大德敦化則貫乎費之大又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正所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無非

妙道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非至理者皆費也而小德大德則其所以然而不可見者非隱乎二十七章言道之大道之小此章則有大德小德蓋道之大小言道體之本然也德之大小言天地聖人之自然也學者能由尊德性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庶乎其為入德之門希聖之階乎

川流章

此章與下章雖分說川流敦化其實小德大德元無兩箇德故此章亦須從大德上說來原來聖人只是

一箇至誠便全體渾然在此與天地之化育相爲流
通寂然不動之中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流出於人倫日用之間便都是法則父止慈子止孝
而父子之相與也親可爲天下父子取法焉君止仁
臣止敬而君臣之相與也義可爲天下君臣取法焉
夫婦昆弟朋友莫不皆然所謂經綸之也蓋誠則自
然如此豈有所倚哉大德者誠而已矣經綸立本知
化所謂敦化也自其統體曰誠於其中細分之則聰
明睿智之質乃其所以有臨也寬裕溫柔之德乃其
所以有容也發強剛毅之德乃其所以有執也齊莊

中正之德乃其所以有敬也文理密察之德乃其所以有別也性之德有四而四之中又分爲四焉皆自其發見之脉絡而知之也所謂小德川流者也川流之不息由大德以敦其化也故於有臨容執敬別而皆曰足以者謂夫敦之者足以出之而不窮也溥博淵泉敦其所出之本也而時出之流其所敦之化也溥博淵泉本不可象而曰如天如淵姑以見充積之極其盛爾時出之妙豈可條舉而舉其見也言也行也民莫不敬信且悅以極夫覆載之所至者亦姑以見夫發見之當其可爾○問仁義禮智之智是自然

之性能辨是非者睿智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朱子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智是充擴得較大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要那聰明○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

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毫釐之間一一有分別爾○小德川流聖人之恕也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便是此章氣象○積盛而動時萬物各得其所

敦化章

朱子嘗言於穆不已者天地之大德敦化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大德敦化可見大德者誠而已矣故此章章句一則曰大經者五品之人倫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

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一則曰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一則曰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愚謂此正大德之敦化處也經綸致和也立本致中也知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此三句朱子以為是從下說上蓋惟誠則心與天一而天下之大本立矣流行於人倫日用則為經綸天下之大經也○朱子曰經綸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

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爲一所謂綸也雙峯饒
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理之君仁於臣臣
敬於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類合之○按經綸元
是治絲之名是子思借言聖人之經理人道亦如此
天下之大經本自有常而衆人不能不失其常故惟
至誠之聖人爲能經綸之經是理出頭緒不使相紊
綸是以類相合不使相離饒氏所說不過就五倫中
說得箇經綸大意若究論則細微一節上無不有經
有綸如論語鄉黨一篇記孔子動靜威儀之則姑以
其首二節論之首節記其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

不同次節訖其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其不同處卽理合如此所謂經也理不相紊纔彼我相得所謂綸也有其緒然後可分非強分也非其類不能相合非苟合也○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又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按前章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學者事也此章曰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聖人事也仁者心之德而愛者仁之情中心惻怛不能自已者其仁乎如春之發生和氣藹然無處不

周流者其仁乎仁於父子則父子盡其親仁於君臣則君臣盡其義仁於長幼則長幼盡其序仁於夫婦則夫婦盡其別仁於朋友則朋友盡其信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二字最好此心之不容已者仁之端也衆人昏蔽故以親喪喚醒感動之於此不能自盡何事能盡於此能自盡則他事亦推是心而已聖人全體此心凡於理所當然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如周公之事君大舜之事親何等懇至何事不自盡肫肫然便一團都是仁○凡人解說我所當爲我所當盡只是

無聖人之懇至○這箇仁却是那淵淵靜深中出如春陽充塞宇內薫然太和發育萬物却自大冬靜極於寒泉之下藏閉歛固中來○仁義中正四者之在吾心動靜周流如環無端亦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然天性之體本真而靜靜者本也動者用也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也動有資於靜靜無資於動也苟有一毫私欲雜於其中則如槃水正錯而未動湛濁在下清明在上固有暫定之時及微風過之則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矣其何以能泛應曲當生意周流於事物之間而無不仁哉惟

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其歛藏也極乎貞靜凝固之體以爲感而遂通之本此其所以立天下之本者爲獨深而淵淵其淵淵也○太極判爲陰陽別爲四時播爲五行運爲天載爲地垂爲日星散爲風雨擊爲雷霆結爲山阜流爲江河瀦爲澤靈爲人蠢爲物植爲草木合之名曰造化猶衆體具而曰人也謂人事非造化歟於誕也謂造化止人事拘於小也故聖人之知化育亦不離乎人事而已視曰明聽曰聰五典五惇哉五禮五庸哉聖人之事無非天也發育於是峻極於是非二物也天人本無

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視聽思慮動作皆曰由我各我其我可知其小也除却形體便渾是天形體如何除得只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而造化行於我矣故曰浩浩其天○如天如淵者因其發見於外而擬議其中之所有也故浮其辭曰如且曰溥博曰淵泉該括中有條件在焉所以為小德其天其淵者徑指其渾然於中而名其不可名之妙也故實其辭曰其其且曰大本曰化育何嘗有一物可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為大德○至聖之德發於外者人皆可仰故無不敬信悅至誠之道存

諸中者神不可致思故非聖人不能知○聖智之聖
字卽睿字

尚絅章

或問卒章之說朱子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
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
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
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
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
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
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

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其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爾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按於此可見其實德於此可見其成功皆指篤恭而言○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

章之實此處方言立心所謂日章之實者何所指乎
蓋如此立心是如此做人豈是全無可見之實下文
小人無實以繼之正對此實字而言也○程子曰聖
人修巳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
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
體信達順之道○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
天下平之道○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
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
終不盡○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

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朱子曰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賛夫不顯之德也○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

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按樸實向裏纔于自家身上能見得善之所從生惡之所自起工夫自有着落自任不得故引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言微之顯也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蓋人心至靈毫髮之微不能自隱故中心有所不自得則內省有疚而有惡于志惟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見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正在人之所不見處方其有諸內而未形諸外人雖不見而已獨知

之君子只是于此處能自做得主常人恒失之于此君子恒得之于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內省有疚無疚有惡于志無惡于志乃人之所不見而君子于此能不疚能無惡正是其不可及處所謂自見曰明自勝曰強也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已儘細了而猶以爲未又引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言不但獨之當謹而已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有語有默以理言之則初無一毫之空缺一息之間斷而此心之所以爲主者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

焉工夫至此始爲益密此二節不可平看與首章不同首章從天命之性道不可須臾離說下來故先說存夫理之本然此章是從下學立心說上去故先說謹于人之所不見以至于不愧于屋漏乃是自外說向內故朱子以爲爲己之功益加密至于篤恭亦只是此工夫用到極處無少間斷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至于天下平不出此道乃知首章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實事初非空言也工夫做到天下平只是一箇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底道理天下雖大治之在身豈不是遠之近德雖不顯刑在百辟豈不是

微之顯自近而遠則出于身自微而顯則出于心豈不是風之自始而用三箇知字乃其眞切爲己之心向裏而知所實下手處也終而說至奏假不顯二節乃其眞切爲巳之效向外而得所實徵驗處也○知遠之近三句亦有血脈遠之近卽風也故承之而言風之自是從外說向內風之自卽微也故承之而言微之顯是又從內說向外○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朱子曰尚絅之云本

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按奏假不顯二節朱子本之致曲章以前節爲變後節爲化效驗亦自淺而深自近而遠則其德之進亦可知矣故篤恭二字即承爲己之功説來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者也章句云篤厚也厚于恭敬只是工夫至極不已之意凡工

夫至到而不已者便自然幽深玄遠而不顯矣如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卽不顯篤恭之氣象也當知篤恭自不顯非以篤恭訓不顯也○君子修己以敬吾自厚于恭敬而他無作爲之迹故曰不顯其敬也然我極其誠敬無有言説而人自化之由奏假之詩觀之便有上下一于恭敬之理上下一于恭敬篤恭而天下平可也○自衣錦至不顯凡五條自始學至成德有疎密淺深之序自不大聲色至無聲無臭凡三引詩則皆所以賛夫不顯之妙而已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末節三引詩詩言

非有淺深乃子思借來以形容不顯之德則有淺深也不大聲以色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此即篤恭不顯之意然子思未以為至者乃子思自發一意非謂文王之德猶有聲色者存特不大之而已也聲色之于化民末也此亦非孔子評詩之言乃子思借來言之爾毛猶有倫謂之如毛則猶可比方必至于無可比方始盡其妙故引文王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則是欲之雖為萬化之原而求之實無一物可指以此言不顯斯為至而無以加爾子思作中庸

首言天命之謂性而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自此以上不言者非秘而不言也不容言也乃老氏則好言之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也夫不容言而好言之欲高于吾聖人而不知適所以爲妄也而近世言學者動輙以無聲無臭爲宗旨究其說不過老佛之緒餘吾不可以不論○由尚絅之心以至篤恭不顯終始只是一箇向裏之意朱子謂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爾中間都用那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不大底字○入毫釐絲忽終不盡是終是有也然

此之所謂無者非老氏之所謂無也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無不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聲無臭爾若論工夫則只謹獨敬信擇善固執便是理會此事處非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附論鬼神

張子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

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又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又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注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

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

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微之顯）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

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以爲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爲靈

怪也嘗見輔漢卿說其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按此只證肅然之說爾神君事恐出妖誕與陳寶事同陳寶祠在陳倉史記祠起秦文公云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皆鳴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問雷電

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曰或以爲有神物
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
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
又曰時氣初只是氣蒸其氣盛便有物以主之氣散
又無了○又曰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睛助魂藥
多用龍骨魄屬金金西方主肺與魄虎是陰屬之最
強者所以其魄最盛魂屬木木東方主肝與魂龍是
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魂最強龍能駕雲飛騰便與氣
合虎嘯則風生便與魄合雖是物之最強盛然皆墮
於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磊磈因言古時所

傳安期生之徒皆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內骨肉皆是融化爲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之說愚按此亦是造化中有此理然聖人不爲者聖人安於聚散之常理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此聖人所以與天爲一也煉養亦免有意也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漸盡了聚散常理也人中之有僊如物中之有松柏龜鶴得數爲久皆不能出此常理渡江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人戰鬬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橫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髣髴如廟社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淮上兵死者多不足畏寧我問鬼

神一章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録得好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

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設爲之○愚按知此則知所以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矣○張子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

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按人物之初分定於天所謂莫之為而為也及其既死氣一離形如光脫於火安能隨所造業而神識復有所往如換舍哉觀佛家輪廻之說全不知造化則知其窺測性命者亦妄矣○朱子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輳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程子曰若謂既返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

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須假吸復入以爲呼也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

中庸總說

其書始言一理所謂天命之謂性也中散爲萬事如君子時中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顏淵之擇乎中庸舜之好問用中夫子之依乎中庸語道之費至於天下莫能載有費之小有費之大有舜與武王周公之大孝達孝有兼費隱包小大有包費隱兼小大有孔子之達德達道九經之屬語誠始詳而有天道有人

道人道有工夫節目此皆一理之散爲萬事處也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程子曰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愚謂此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豈異端遠人以爲道俗儒舍己以爲人者所可語哉程子時中庸只是一篇未曾分章故始言一理而終歸一理相爲照應

問曰中庸序言異端之說至於老佛之徒出則

彌近理而大亂真何以見之

答曰老子之學五千言實其本書世儒所知可以不論惟佛教入中國初止有四十二章經後漸增益梁武帝時有五千四百卷曰經曰論曰律謂之三藏至達磨西來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於是禪學興焉達磨之言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自是祖祖相授以為心法然則楞伽出自佛口無疑先正羅文莊公嘗論其大旨今錄于左

羅文莊公曰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

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

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惟識諸識惟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

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卽涅槃涅槃卽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眞苟能滅妄識而契眞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證涅槃矣眞識卽本覺也涅槃卽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邪〇又曰達磨告梁武帝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眞空空

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眞空卽淸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予嘗合而觀之與繫辭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葢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游

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為形而上者邪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廢由至矣○司馬子微坐忘論云不着一物自入虛無又曰心法猶眼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又曰此心從來未慣獨立乍無所托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閒又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又曰以無事為真宅以有事為應迹若水與鏡遇物見形○按子微此

論亦切論也然大意在絕事以安心未免反爲多事故程子謂其坐忘乃所謂坐馳也然自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不可制者言之子微之論亦未可忽也○司馬文正公曰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凡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按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不如道箇敬而無失最盡程子言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

亦何形象○程子謂强把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程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有言未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巳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巳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朱子曰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今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

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

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着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邪其答南軒書云來敎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然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

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
來教又謂其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
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若遂易
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
未得爲的當也○呂氏有由空而後見夫中之說朱
子謂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
而執之是以屢嘗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
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
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
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

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着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事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問涵養多用靜否朱子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敎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

以求靜又因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又曰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右皆要語也聖學工夫止是如此豈不易簡豈為難知在力行爾

紹聞編之二畢